

高錕得獎，香港宜自省

高錕獲 2009 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，在兩岸三地引起驚喜。內地認為，高錕獲獎證明華人對世界科學的貢獻，香港認為是港人的驕傲，台灣則因高錕為中研院 1992 年當選的院士而再次引為莫大榮耀。誠然，自從李政道、楊振寧 1957 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以來，華人科學家得獎者增至八名（李、楊之後的華人按獲獎時序依次為：丁肇中、李遠哲、朱棣文、崔琦、錢永健、高錕），畢竟是華人之光。此外，高錕以工程學科的專業得諾貝爾物理獎也屬少見。

香港的驕傲與遺憾

香港人的興奮是基於高錕與香港的淵源：他少年來港，青年時代在香港，大學時代在英國求學、做研究，1970 年應香港中文大學之邀創建電子學系，1987 年起任中文大學校長約 10 年，對本港的教研有卓越貢獻。

高錕是港人之光。但若問：高錕 1966 年發明光纖通訊後，如今光纖足跡遍佈全球及太空。然而自 1970 年始，港府何以未能及時給予扶持，在本港投資研發，令這項科技立足香港並發揚光大，則港人就恐

怕自豪不起來了。

與香港有淵源的諾貝爾獎得主，除高錕外還有崔琦；與香港有淵源的頂尖華人科學家，除高錕、崔琦外還有何大一、田長霖、朱經武、張立綱、王佑曾、卓以和、丘成桐等多人。吾人不妨進一步自問：這許多與香港有緣的科技千里馬，何以未見伯樂而一展長才、縱情馳騁呢？何以他們近代的科研只容在西方發揚光大，根植西方的科技工業？

華人的資質自然可以媲美世人，但優質高等教育、尤其是高等教育的研究尚未在本地及中國生根。以八位諾貝爾獎獲獎者為例，半數以上的本科都在西方大學畢業。此外，除了李遠哲在台灣清華大學獲得碩士學位外，所有得主的研究生生涯，包括博士學位，皆在西方取得。所有人的研究成果也都成於西方，無一例外。如要真正推動社會經濟進步和科技發展，我們尚須重視研究，特別是問題驅動式的研究。

科技產業投資受輕視

港人的慣性思維是將本求利，講究以小本博大利；風氣所及，本地尖子學生往往不願修讀理工科技，只鍾情金融財貿，以為後者獲利

較高較快。此非年青學子之過、亦非青年學子之福，實乃上焉者作風保守未能了解高科技在現代世界中扮演的角色。與世界其他地區國家相比，如此輕理工獨重金融商業也屬罕見。何況，若僅以獲利而論，科技的創利潛力最高。試想 1970 年高錕來港時，港府若能投資千萬港元作為研發推廣經費，將他的發明轉化為科技產品及相關服務，則本港有機會成為世界通訊之都，40 年來將獲利逾億上兆。再進一步，當年港府若能以光纖科技為引領，率先發展通訊軟硬件多項科技及周邊技術，如醫療器材、能源、運輸等產業，在香港建立高新科技開發園，則何須遲至今日還在提議發展創新科技等優勢產業？

科技是高生產力的基石，高生產力帶來高利潤、高福利、高附加價值，這已是常識常理。精明的港府，何以多年來未能把眼光放遠一點？當年高錕應邀回到香港，在中文大學創建電子學系，固然是一項成就，但可惜大才小用，此後未能有更大作為。其時新加坡方立國數年，科技尚未起步；台灣的新竹科學園也遲至十年後才建立；韓國科技正做初期探討；日本也才開始推出高品質的汽車及半導體產業，然而如今各地的科技發展都遠遠走在香港前頭。香港不須負擔國防預算，但香港對本地科技研發的資助僅佔本地生產總值（GDP）的 0.8%，不但低於台灣、新加坡，而且遠低於中國內地。香港對科技的投入，

可說是杯水車薪。長此以往，香港不但比不上北京、上海，甚至可能也落後於北鄰的深圳。

科技提升社會福祉

港人善於理財、精於盈利，無可厚非；然而僅此之圖，則生財之道略嫌單薄。本港的大學，在困難環境下排名不錯、成果有限；因政府扶持乏力，不少研究專利落入境外企業之手，大學科研成果與對香港的科研回饋脫節，未能為本港所利用。

說到利用科技成果，眾人往往只見產品可以謀利，未能了解科技發展對推動社會福利的長遠效果。眾所周知，當前香港社會的貧富差距甚鉅，金融業、房地產業雖稱繁榮，鮮能直接造福大眾，而貧富分化，微弱的中產階級早成社會失衡的隱憂。發展科技業，正好可以彌補產業結構單一的缺失，有助於改善社會生態，造福眾生。以香港金融業的健全基礎，對高科技的經營也必然能達事半功倍的效果。以台灣為例：台灣的高科技蓬勃發展，帶動了其他產業升級，催生了人數眾多的中產階級。

香港政府最近推出發展六大產業的策略，其中包括創新科技。要

大力扶持科技發展，就必須制定相關政策，引導投資，尤其是高科技及具有前瞻性領域的投資。除資源外，還須有眼光、魄力，拿出決心辦實事。去年，美國正當金融風暴、財政困頓之時，反而大量加碼投資橡樹嶺國家實驗室的科研經費。此所以美國以科技立國屢創高峰的主因之一。香港雖然錯失扶持高錕、就地發展光纖通訊的機會，但科技發展是日新月異的事業，不但當前有能源、環保等亟待解決的課題，今後還會出現今日尚無從預測的新興領域，如果肯投入，以港人的資質與完善的制度，香港還是有希望在金融之外再創榮景。

反思

高錕的諾貝爾獎，除印證了華人才智出眾之外，是否更帶給港人在教育與高科技投資上又一個反省的機會？